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記憶的樹林

朱昱龍

兒時常去的一片小樹林，生長在記憶裡，枝繁葉茂。

在我看來，每個無人問津的地方都是一座孤島，在故地重遊的路上波濤洶湧。走了很久到達那片小樹林，感覺熟悉，卻已陌生。這片樹林有很多人來過，也有很多人離開，從未再來過；很多人看著小樹林長大，也有很多人陪著小樹林變老。樹林裡不再有孩童的嬉笑聲、老人的閒談聲、攤販的吆喝聲，甚至連聲音都「難得一見」。樹林在追趕歲月的道路上悄然老去，像一位空巢老人。

曾經挺拔的樹幹，有些已經變得佝僂，茂盛的樹梢也日漸稀疏。樹皮乾裂，像老人的肌膚，經濟無數的風吹日曬，丟失了曾經的光亮與稚嫩。陽光透過稀疏的樹冠，灑在地上，光影斑駁，像時間的碎片，將人帶入模糊又斷續的回憶之中。

曾經玩耍的夥伴，連同兒时的天真一起藏進樹林深處，那時的我們無憂無慮，能用笑聲把樹林塞滿。如今故地重遊，那份純真的快樂已無跡可尋。這片孤寂的叢林，像一片綠色的荒漠。一些新生的寂靜與荒涼，加速了樹林的衰老。

一個生命衰老的故事，在被遺忘的土地上，記憶與時間同歸于盡。褪去了熙攘的寧靜，守住了時光。樹木向著天空生長，無人照料也無人打擾，一種原始的野性之美油然而生，充盈在這裡。

我撫摸樹幹上粗糙的紋路，能感受到一顆大海般湧動的心臟，也許正是這種絕處逢生的環境，讓樹林直面命運與時間的選擇。也許樹林並不廣袤無垠，也不枝繁葉茂，樹木參差不齊卻又錯落有致的排列著，成為大自然光影下獨特的場景。也許老林依舊生機盎然。

當我再次走進兒時常去的樹林，它會伸出枝桠擁抱我。

塵光中的相遇

王曉倩

我家閣樓裡有一隻老樟木箱子，自我記事起就立在那裡。箱蓋上總是落著一層薄灰，每次打掃時，母親總會特意叮囑我別碰壞了箱子。

今年雨水特別多，連綿的梅雨讓老宅處處透著潮濕的氣息。我擔心箱裡的舊物受潮，終於徵得母親同意，在一個安靜的午後，推開了那扇塵封已久的箱蓋。

箱子比想像中要沉，開啟時發出吱呀的聲響，像是在訴說久遠的故事。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件疊得整整齊齊的土布衫，料子已經洗得發白，但依然能看出原來的模樣。母親說，那是太爺爺年輕時穿過的。

衣衫下面，是一捆用紅絲線仔細繫好的信札。紙頁泛著歲月的黃色，墨跡卻依然清晰，彷彿昨日才寫就。我輕輕撫過那些字跡，忽然觸到一本硬殼相冊。

相冊的封面已經軟化，邊角微微捲起。我小心地翻開，一頁頁都是家族的老照片。直到最後一頁，一張小照片悄然滑落。

那是一張已經泛黃的黑白照片，上面是兩個年輕的軍人。他們並肩站著，身後的山坡上還留著戰火的痕跡。

左邊的青年眉目清秀，嘴角帶著淡淡的笑意，那是我從未謀面的三爺爺。他身旁的戰友一隻手隨意地搭在他肩上，笑得格外明朗。

照片背面，一行清秀的毛筆字依然清晰：「民國三十三年春，騰冲。與志宏兄。」

「你三爺爺啊，」母親不知何時來到我身後，聲音很輕，「走的時候才十七歲。你太奶奶連夜給他趕製新衣，眼睛都快熬壞了。」

三爺爺回來時，像是變了個人。他很少說話，常常一個人坐

在院子裡發呆。他的左耳聽不太清，據說是在戰場上被炮火震傷的。晚年時，他總愛獨自下棋，卻總是在對面擺上一杯熱茶。

「那個叫志宏的，是湖南人。」母親的目光變得悠遠，「特別愛吃辣，總說咱們這邊的菜太清淡。他和你三爺爺同歲，兩人要好得很。」

那場在怒江邊的戰鬥，他們連守了七天七夜。最後什麼都沒有了，就靠著刺刀、石頭，還有不肯認輸的那股勁。志宏就是在那時候走的，臨走前從懷裡掏出這張照片，托三爺爺以後交給他母親。

戰爭結束後，三爺爺真的去了湘西。他翻山越嶺找到那個小村子，卻只見到一片焦土。他在廢墟前坐了一整天，最後把隨身帶的乾糧埋在了那裡。

從此，三爺爺活著不只是為了自己，還帶著另一個人的念想。他常念叨：「志宏要是能看到現在，該多好。」

我把照片裝進新相框，放在書桌上。早晨的陽光照進來時，相片上的兩個年輕人彷彿活了過來。

又到勝利紀念日，窗外傳來排練的歌聲。而我在這個安靜的早晨，與一張老照片默默相對。手指輕輕撫過相紙，彷彿能觸到那些年輕的心跳。

照片上，三爺爺的軍裝鈕扣在陽光下閃著微光，那些鈕扣曾經被太奶奶親手縫上。她一定不會想到，這細密的針線裡，縫進了一個怎樣的時代。

老樟木箱靜靜地立在牆角。守護著一個民族最珍貴的記憶。這些記憶從來不是塵封的舊物，而是永遠不會熄滅的光芒。

陽光透過玻璃，在相框上投下溫暖的光影。照片中的兩個年輕人永遠年輕，永遠微笑著。他們用生命換來的春天，此刻正透過窗戶，暖暖地照在我身上。

窗外的梧桐樹上，一隻鳥兒唱起歌來。那歌聲清亮悅耳，穿過七十多年的時光，與滇西群山間的鳥鳴遙相呼應。

氤的水氣，泥土的腥甜混著花生的清香，裊裊浮在燙人的空氣裡。

七月的天，娃娃的臉，說翻就翻。若來場大雨，花生淋濕了，這一年盼著的油香，連帶著辛苦，可就全泡湯、發霉爛在泥裡。所以大人都會安排小孩在曬場看守。

榨油坊是另一番火熱天地。人影攢動，聲音喧鬧，油香瀰漫。油匠們赤膊上陣，脊背在昏暗中泛著古銅般的光澤，汗珠順著脊背上的溝壑滾落——那溝壑深如乾涸的河床，亦似歲月刻下的印記。四口大鐵鍋翻炒花生籽，灶膛裡火光躍動，如同盛夏陽光熾烈燃燒；鍋鏟翻飛，花生籽辟啪作響，清脆不絕於耳。榨油的峰叔，頂頂講究火候。非得拿捏得剛好，榨出的油才清亮亮、黃澄澄，香飄十里，四鄰八鄉都認他這招牌。這讓人想起《天工開物》所載：「炒子者，必烈火猛灶，候色焦黃而香溢。」壓搾的智慧，全在火候分寸之間。

油榨好了，峰叔安排人將新油送到村民家裡。新搾的油清亮似水，黃澄澄的，在桶裡微微晃蕩，如一罐融化的蜜糖。鄰居們像約好了似的，家家戶戶灶膛都燒起來。新

油倒進熱鍋，「叭啦」一聲，緊跟著第一盤油炸花生米在鍋裡歡快蹦跳，辟里啪啦，炸得滿屋焦香。那響聲帶著油潤的富足勁兒，勾得人肚裡饞蟲直鬧。

新搾的花生油，靜靜蹲在堂屋角落的瓦罐裡。日子一天天過，油漸漸澄澈，底下沉澱出細小的花生碎末。上層的清亮，是悠悠的好光景；罐底的沉澱，細細碎碎，像撒落的星子，無聲記錄日頭底下的彎腰、雨夜裡的守候、油坊中滾落的每一滴汗。那些被泥土焙熱的日子，那些被汗水浸透又被油香點亮的時光，濾去了泥土的腥氣和勞作的苦味，只留下綿綿不絕的濃香。它悄悄從門縫鑽出，瀰漫整個村子，也瀰漫進人心裡那塊永不荒掉的田園——那是土地在七月流火中，一聲最深最長的歎息，一份最沉最厚的饋贈，是時光磨不掉的琥珀。

這油香，是土地的精魂凝成。灶膛火一點，它就醒了，把沉睡的鄉土記憶一一喚起——它沉進胃裡，流進血脈，成了遊子行囊裡最沉的精神依托。走得再遠，喉頭總哽著那股花香；量一量，便知離那紮在故土裡的根，還有多遠。

說說土家族擺手舞與迪斯科——專訪湖北民族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副院長王松

中新社湖北恩施10月9日電 擺手舞是土家族傳統舞蹈，流傳在鄂、湘、渝、黔交界的西水河和烏江流域，以狩獵、農事、軍事和社會生活為主要表現內容。該舞蹈動作粗獷豪邁，有類似迪斯科的獨特風格，被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。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，擺手舞成為土家族鮮明的文化符號，至今仍是土家族人最喜愛的健身舞蹈。

擺手舞為何風靡土家族地區千餘年並在海內外「圈粉」？如何讓這一古老的舞蹈走向更廣闊的舞台？近日，湖北民族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副院長王松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，作出解讀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作為土家族文化的獨特表達，擺手舞是如何起源的？為何風靡土家族地區千餘年？

王松：清同治本《來鳳縣誌》轉載《湖廣通誌》關於五代時「擺手舞與普捨樹」的傳奇，生動記述了一千多年前土家族人圍著普捨樹跳擺手舞的情景，這是湖北來鳳土家族擺手舞最早見於史書的記載。

擺手舞與土家族先民的生產生活、宗教信仰和戰爭歷史密不可分，其起源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：

一是祭祀說與「白虎」崇拜。傳說土家族尊奉的先祖「廩君」死後化為「白虎」。因此，擺手舞最初是祭祀白虎、告慰先祖的祭祀性舞蹈，重心下沉、上下擺動、順拐屈膝等動作，就是模仿「白虎」的姿態。

另一種觀點認為，擺手舞源于軍事舞蹈。古代巴人軍隊在出征前或凱旋後，會跳起集體舞以壯軍威、慶勝利。這種舞蹈形式

後來逐漸演變為擺手舞，其粗獷豪邁的風格得以保留。

三是勞動說。擺手舞中有大量模擬農事活動的動作，如「挖土」「撒種」「紡棉」「插秧」等，是土家族先民將日常勞動藝術化的直接體現，是「勞動創造舞蹈」的鮮活例證。

對於土家族人而言，擺手舞不僅是娛樂，更是整個族群的「集體記憶」，深刻反映了他們的精神信仰、生產勞動、生活習慣和情感表達，與生活融為一體，因此生命力極其旺盛，風靡千餘年。

中新社記者：為何說擺手舞與迪斯科風格類似？其動作有怎樣的特點？

王松：擺手舞與迪斯科都有兩個核心特徵——強烈的節奏感和身體的自由擺動。

先看節奏。迪斯科以強勁、連續的節拍為靈魂，舞者即與舞蹈，跟隨鼓點的節奏自由搖擺。擺手舞通過鑼、鼓的節奏来控制隊形和動作的變化。

鑼鼓聲伴隨著眾人擺手舞蹈時發出有節奏的氣息聲，營造出剛勁而雄健、熱烈又莊重的氛圍。

其次是擺動特質。迪斯科舞者隨著音樂節奏扭動身體的各個部位，毫不拘束地表現個性。擺手舞的核心動作是「同邊手」的甩擺和身體的順勢顫動，以身體的律動帶動手的甩動，呈現出一種獨特的、充滿原始生命力的美感。

擺手舞和迪斯科兩者都具有強烈的群體參與性和感染力，能迅速點燃氣氛，讓人情不自禁地想加入其中，在集體狂歡中感受律動，釋放激情。

中新社記者：擺手舞的傳承有哪些變化

和創新？當下如何讓這一古老的舞蹈藝術融入現代生活？

王松：擺手舞的傳承經歷了從「民間自發」到「自覺保護」的轉變。也就是說，擺手舞從以祭祀為核心轉向以文化展示、健身娛樂、旅遊體驗為主，融入廣場舞、健身操、現代舞台表演，其傳承與發展呈現出鮮活的生命力。

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為例，當地將擺手舞改編成適合大眾健身的廣場舞，不僅保留了擺手舞的原生態文化韻味，還賦予其現代健身價值，使擺手舞逐漸演變為自娛性民間舞蹈，成為具有廣場自娛性與劇場表演性雙重性質的民間藝術形式。

隨著旅遊業的發展，文旅部門將擺手舞列為核心體驗項目，並藉助網絡直播、短視頻等媒介，拉近了這一古老舞蹈與大眾的距離。

2024年4月20日，來鳳縣舉辦了「文化記憶不遺行」特色非遺巡遊活動，擺手舞與黃平苗族板凳舞、宣恩耍耍、咸豐竹馬等民族舞蹈同台表演，為遊客獻上了一場文化盛宴。當地還將擺手舞和迪斯科有機結合創作出8套動作，萬人「蹦擺手迪」的熱鬧場面火爆全網。

中新社記者：擺手舞曾多次走出深山，在與澳大利亞、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中演出。在您看來，這一「土味」十足的舞蹈，為何能跨越國界，打動海外觀眾？

王松：20世紀中期以來，擺手舞越來越受到關注，並在國內外舞台上展現風采，多次到韓國、澳大利亞、法國、波蘭等國家展演。我認為，擺手舞的魅力正在于其「土味」中蘊含的人類共通情感價值。

眾所周知，人們對快樂和集體歸屬感的感受是相通的。擺手舞強烈的節奏、誇張的



肢體動作、歡樂的集體氛圍，具有極強的感染力，能傳遞出最原始的快樂和熱情，讓觀眾受到情緒上的感染，產生共鳴。

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人們愈發渴望看到真實、獨特、未被過度修飾的文化表達。擺手舞在中國傳統民族舞蹈中獨樹一幟，濃郁的鄉土氣息和原始生命力，正是這種「本真性」的極緻體現，滿足了海內外觀眾對「文化多樣性」和「原生態」藝術的好奇與嚮往。也為世界舞壇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、充滿東方哲學和山地民族特色的美學樣本，帶來了新鮮的藝術衝擊力。

中新社記者：對於推動擺手舞走向更廣闊的海外舞台，您有何建議？

王松：擺手舞象徵著土家族人親近自然、熱愛勞動、不畏艱險、樂觀生活、頑強生存的力量，具有獨特的文化交流價值。因此我們要加強國際交流，培養既懂舞蹈、又熟知國際文化交流規則的「文化使者」，生動闡釋擺手舞的歷史、文化內涵。

同時，要打造精品，實現跨界融合，創作一批既保留核心基因，又具備現代化、國際化表達方式的舞台藝術精品，使擺手舞在跨文化語境中，更具有文化共享價值。

HOSPITAL，享壽八十有二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
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6-FIR靈堂，擇訂十月十六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。

施恭榮逝世

計順市和記訊：僑商施恭榮老先生（晉江市龍湖鎮前港鄉）亦即施學明，學仁，仁仁令尊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凌晨二時二十五分壽終於SAN JUAN DE DIOS

訃告

施恭榮

（晉江市龍湖鎮前港鄉）

逝世於十月十一日
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

SANCTUARIUM 306-FIR靈堂

出殯於十月十六日上午十時

流芳百世